

新進書庫叢刊

，平和界世衛保 ！子販爭戰對反

錄記會大平和界世——

格 拉 布、黎 巴

日五十二——日十二月四年九四九一



行發店書華新

出版編號 0380

• 刊叢專時華新 •
，平和界世衛保
!子販爭戰對反
錄記會大平和界世

發行者 譯者

新華書店 小魚·求我·知非

月一年〇五九一
版再

渝(49) 1—5050

前言

這本小冊子是根據蘇聯『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八期的增刊『世界和平大會』翻譯的。

世界和平大會原定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在巴黎召開，但是由於反動的法國政府拒絕簽發三百七十位代表的入境護照，於是在捷克政府和捷克國民議會的協助下，一部分未能到達巴黎的代表（包括中國代表團全體代表）便在布拉格同時舉行大會。在大會期間，巴黎，布拉格兩地所有重要的演說和大會進行的情形，都用錄音片互相交流，使兩地的出席大會的代表們都能充分知道整個大會的進行，因而更加表現了全體代表的團結與一致，以及爲和平而奮鬥的決心。

今天，保衛世界和平的運動已經在全世界匯成一道不可抗拒的洪流，它不僅使戰爭販子張皇失措，恐懼發抖，並且給全人類帶來了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遠景。

譯者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附註：本書法捷耶夫的演說，係採用人民日報所載英同志的譯文，愛倫堡的演說，係採用時代雜誌張孟俠同志的譯文。

前言

巴黎（四月二十日）

約里奧·居里教授的演講詞

南尼的演講詞

布拉格（四月二十日）

特爾達的演講詞

巴黎(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演講詞

尤金尼·戈登夫人的演講詞

吉提·胡克漢的演講詞

古布利爾·達波賽的演講詞

法朗梭阿士·勒里克的演講詞

柳波夫·考斯莫米揚斯卡雅的表演圖

布拉格（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二十四日）

亞力克賽·馬列斯耶夫的演講詞

亞力山大·阿布施的演講詞

劉盧齊的演講詞·····	六
伊利亞·愛倫堡的演講詞·····	六
約翰·羅奇的演講詞(摘錄)·····	六
巴黎(四月二十五日)·····	七
約翰·普拉茨·米爾斯的演講詞·····	七
布拉格(四月二十五日)·····	八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演講詞·····	八
世界和平大會宣言·····	七
關於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的組織與活動的決議·····	九
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主席團·····	九
設立國際和平獎金·····	九
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名單·····	九

世界和平大會工作報告

巴 黎

四月二十日

世界和平大會本日早晨於巴黎文化廳隆重揭幕，與會代表一七八四人，計有各國表示過和平志願的公共團體，聯合會代表與個人。

會堂飾有所有國家的國旗。牆頭掛着多種文字的巨大標語牌：「和平的保衛是所有國家的任務」，「爲和平而團結是我們最神聖的責任」。

十一點鐘，在全場鼓掌聲中，世界和大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們在巨大的主席台上就座。其中有著名的法國科學家居里，阿拉貢（法國），尼霍（丹麥），貝爾納（英國），戈登夫人（國際民主婦聯），法捷耶夫，華西列夫斯卡，科爾內楚克與費陀西也夫（蘇聯），南尼（意大利），達波賽與鮑立爾（法國），詹森（英國），卡恩（美國）等。大會由居里宣佈開會。

約里奧·居里教授的演講詞

諸位女士與先生，諸位親愛的同志：

大會籌備委員會於三月十八日給本人担任籌委會主席的榮譽，本人現在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願

迎各位，感到極大的愉快。

本人表示這種歡迎，不僅代表籌備委員會，而且，本人確信，可以代表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他們因為他們的首都被選充所有希望有效地保衛人民最大的寶藏——和平——的人們的集會地點，感到驕傲與快樂。

居里教授於感謝那聯合各法國民主國體並於這次世界和平大會的召開中起積極作用的「世界和平大會法國委員會」之後，繼續說：

法國政府雖有早先種種諾言，仍拒發許多代表的入境證，因此他們不能與我們會集。

這個無理而與法蘭西共和國傳統相違背的決定引起了全世界成千百萬人的驚奇與不滿，他們對於世界和平大會那樣一個傑出的人類事業寄有巨大的希望。我們確信諸位一定不致以為這樣一個可嘆的決定是出於法國人民的。

我們政府採取與華盛頓國務院的方針平行的態度，表現着軟弱與恐懼，對於真理的恐懼。但是「真理的旅行是用不着入境證的。」

在我們工作期間，諸位所將表示的真理勢將不顧所有與各色各樣的困難，勝利地傳遍全世界。它將為那些至今看不到威脅和平的危險的人們打開他們的眼睛。

我們要充分估量我們任務的困難——因為不幸的是人們集會以防止戰爭已不是第一次——我們將抱持信心進行戰鬥，由於我們確實感到我們一定勝利，因為我們具有足夠的力量，因為我們將為我們工作使用新而有效的方法。我們將不限於對匪徒們表示不滿，我們在這裏會集不是為了向主戰的人們乞求和平，而是要他們聽從和平。

我們聯合打敗法西斯距今不過幾年功夫。有些人在光明天地裏作戰，另一些在被佔領的黑暗中鬥爭。還記得那些日子我們的希望嗎？請回想一想大西洋憲章，以及那作為聯合國機構基礎的在雅

爾達與波茨坦所訂立的協議。

這些協定是在大戰期間由各不同思想的盟國所訂立，但是這些盟國的確引起了許多希望，即在聯合勝利獲得之後，持久和平是有保證了。

這些國家在戰時都深受痛苦，因而都渴望和平、安全與勞動人民的富庶，它們要求工作以重建他們的國家。它們爲巨大的熱情所鼓舞，但是早在同一時候，已經有一些卑鄙而狡猾的人們，特別是在商業與金融圈內的人們，對於許多業已自己解放而正向文明與人道的途徑邁進的國家深感恐懼。這些人祇等着一個造成分裂的機會，以便他們公開地繼續他們的反動政策——他們利潤的來源——縱使它足以引致新的戰爭。

資本主義沒有改變過。它是不會改變的。

於是一個宣傳運動發動了，起初緩慢而平靜，以後就變得叫囂而譏罵，這一個宣傳運動使用了羅森堡與戈培爾的術語，並將蘇聯當作妖魔來恐嚇人民。這運動最活躍的宣傳者是一些投機者，騙子與以前被佔領國的內奸。他們佔得了一大部分報紙與許多政黨的領導權。而且因此發生在有些國家內掌權的政府也是靠利用種種姿態，在外交，經濟與軍事戰綫上繼續發動一種攻勢，我只要提些最重要的事實，例如，給希臘保皇法西斯的援助，對土耳其的控制，在越南與印尼的戰爭，與給佛朗哥的支援。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聯合國機構之內，由於經濟壓迫與廣泛宣傳的影響，多數國家的組織成爲美帝工具也正公開地表現出來。

所有的裁軍建議都被拒絕。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也獲得同樣結果。

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與軍事基地的設立一併考慮，如果我們考查一下這些基地設在那裏，如果我們研究那些最近締結的軍事協定，例如不魯塞爾公約或大西洋公約，我們勢必看出我們將「保

衛和平」的名義下被驅進去的戰爭就是一場反蘇的戰爭。這是一場從一九一七年起社會倒退勢力早已公開與偽裝地進行的戰爭。

有鑒於戰爭威脅的激增無已，促進所有進步與和平力量的團結與協調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我們應該發動一個反對所有戰爭力量的巨大和平攻勢。

資本主義今天比它在三十二年前更恐懼經濟危機，因為雖有「冷戰」或真正的戰爭，不感受什麼危機的社會主義制度繼續在發展與增強。

資本主義者最怕比較。如果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思想具有真正的信仰，為什麼他們要消滅使他們顯然引起一種卑劣感的另一種思想呢？

如果這只是一場誠實的思想戰，一種經驗的誠實的比較，那麼所有軍力的表現，所有使用原子彈的威脅，都是不必要的。可是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是這是一種延遲已經由激增的失業表現出來的經濟危機的企圖，要為絕對少數人在西歐獲得擴張的機會，以補償在遠東失去的擴張機會的企圖。為了實現這一點，於是鎮壓進步思想的發展成了必要。這方案是明顯的，同時只有所有國家人民的聯合意志足以證明反對能夠成功。就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戰爭準備的致命影響，它是由許多方面表現出來：經濟「援助」，大規模的重整軍備，反蘇宣傳。

與官方的否認相反，經濟「援助」並不令那些統治我們的人的決定權完整無缺。相反，這種「援助」愈增加，我們的國家經濟也就愈依賴它，我們一旦令我們的「保護人」不悅，他就可以在任何適當的時機停止物資的輸送，於是我們的情形也就愈糟。

經濟依賴與政治順從是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在內所受的壓迫。

馬歇爾計劃與大西洋公約國家已不再能與東歐國家自由貿易。應美國的要求與勸告，不准輸出的貨品列成了一種半秘密的表。

工業停滯與失業是這情形不可避免的結果。失業又加速了使國家受外國影響與逐漸令它走向長期的殖民地的過程。

至於法國，我的同事法國學院的吉爾遜說得對：「很顯然的，他們又要以金元來買我們的血了！」

吉爾遜的恐懼不是由美國議員坎農一星期以前在衆院所作談話確實證明了嗎？

我確信成千百萬美國人都熱心於企望和平，並譴責坎農的談話。我們知道，在那個國家裏，成千百萬人會爲維護和平已出力地鬥爭了好幾個月。以前在紐約舉行的巨大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在我們心裏至今還是印象猶新。

這些誠懇而英勇的人們要推行的是個艱苦的任務，因爲報紙與廣播等大部分握在那些拖人打仗的人們手裏。

他們必須與要使他們相信西歐的人們也贊同導致戰爭的政策的那種宣傳戰鬥。

我們的責任是要以我們的工作與決議明白地證明西歐的人民是反對戰爭的。

我們的責任是要予這些和平支持者的任務以便利，協助他們說服他們的同胞：他們是被錯誤地領導着，他們傳統的仁慈，博愛與自由的觀念是被利用着，引誘他們去進行一場賭博，這賭博在過去兩次大戰中是假借着解放他們盟國的藉口，而現在是十足的一種帝國主義的冒險了。

不管那些相信原子彈可以打閃擊戰因而佔有所謂優勢的人怎麼說，我們必須宣佈，戰爭將是令所有有關的人，包括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在內的一場可怕的屠殺。

居里教授接着分析那些藉口「國防」進行備戰國家的預算，並指出爲教育，科學與技術研究，衛生服務，建設等有益於人類進步的事情的撥款只合到這些國家的預算開支中不值重視的一部分。

居里繼續稱，對科學更有害的是科學供作戰爭目的的使用。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原子彈，它就是

用來作大規模屠殺的。雖然原子彈在一場世界大戰中並不起決定作用——它雖有破壞力量——我們堅決相信，原子能供作和平目的使用是對人類大有裨益的。

防止原子能為破壞的目的使用，防止科學如此妄用，並支持那些主張禁用原子武器作為裁軍的一部分的人們是我們的責任。科學家們，看到他們對人類的責任，已不容對這問題漠然無動於中。那些認定我們能够避免科學的妄用的人是對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已經在為這目的工作。我榮任主席的世界科學工作者聯合會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們已對這次大會表示他們熱烈的支持。科學家決不充當那些藉口不幸的社會制度之便為自私與破壞目的使用他們的工作成果的人們的盟友。

任何一國決不能單獨保衛自己，免於戰爭。只有全世界各國一致的行動才能達到目的。受戰爭威脅的幾百萬人中每一個男人女人必須認識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與他或她自己有關。他們必須知道他們不能避開這個問題，它與他們直接有關。個人無須感到自己孤立無援，因為全世界的人民正解決這同一問題，並正為和平而工作。反對戰爭的人們中間有許多已策動了無數次和平運動。他們的誠意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我們為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是被動的。

我們要為那些至今看不清的人們指出戰爭的危險。對於那些希望和我們一起保衛和平的人們要給與必要的方法，對於那些要求戰爭的人我們一定得平靜而堅決地說：我們一定要和你算帳！

我們向所有最誠懇的人們呼籲：盡你們的力量消弭戰爭的慘禍。我們明白我們的力量，我們要聯合起來，抱定勝利屬於我們的堅固信念進行戰鬥。

*

*

*

居里的結語受到雷動的掌聲歡迎，他的演說結束之後，大會選舉主席團，由幾個代表團的動議，下列諸位被一致選出：居里夫人（國際知識分子保衛和平聯絡委員會），戈登夫人與史普那（國際民主婦聯），居里（法國），法捷耶夫（蘇聯），郭沫若（中國），阿拉貢與皮加索（法國），

南尼（意大利），貝納爾與普里特（英），吉伯特（世界工聯），鮑埃遜（世界民主青聯），達波賽，法奇與加薩諾伐（法國），麥爾蒂（芬蘭），羅爾（比利時），德拉哥伊喜伐（保加利亞），馬利涅洛（古巴），克勞瑟與齊里亞庫斯（英國），盧卡克斯（匈牙利），佛林女士（愛爾蘭），薩多文（羅馬尼亞），考斯莫米揚斯卡雅（蘇聯），阿利瓦羅夫人（烏拉圭），西爾瓦（危內瑞拉），維特馬亞（南斯拉夫）等。

大會一致通過由各個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被法國拒絕發給簽證因而不能前往巴黎留在布拉格的中、波、蘇、保、德、羅、阿爾巴尼亞，奧地利與民主希臘等國的代表應認為巴黎世界和平大會充分而有效的參加者，巴黎和所有決議與提案以及所有它工作的記錄都應送交在布拉格的代表們審查與認可，大會應派人代表往布拉格與該地代表們維持聯系。這天早晨的工作至此為止。

*

*

晚間的集會由貝納爾教授主持，由於幾個代表團的建議，主席團擴大，由又一批國家選出若干代表參加。

此後意大利代表團的南尼致詞。

南尼的演講詞

意大利代表團以能參加這次大會為榮，本人是該團的團員之一。我們的代表團是由意大利的工人，農人與知識分子的代表組成，他們正進行並將繼續進行爲防止我們國家成爲帝國主義資本的前哨之一，戰場之一，與航空基地之一的無情鬥爭。

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次大會最初開始的時候，那些主張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在拉攏一批國家

進行他們破壞歐洲團結與世界團結的政策已經獲得巨大成就，這政策的工具就是華盛頓簽訂的大西洋公約，如果戰爭是在變成軍事行動事項以前的政治事項的話，那末我們可以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共有了它的政治參謀總長。它有了杜魯門總統充當「新秩序」的保衛者，有了邱吉爾充當預言家。好戰的牧師崇拜主義供給它以思想的武器；它孵育對社會主義與蘇維埃革命的仇恨——這種仇恨也就是十九世紀時自由主義與法國革命所引起的。

不僅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而且是全世界的人民都有理由爲目前形勢發展的速度感到吃驚。當美國與蘇聯的兵士在德國議會廢墟之前，柏林的布拉登堡門邊相互以親愛的姿態握手的那個光榮而充滿希望的日子距今不過四年。那是友誼與和睦，他們在持久不渝的和平與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建立新世界的共同決心的表現。可是，我們不必因目前的情勢而氣沮；因爲我們的會不是一個有意的反對者的大會，而是一個決心以一切方法爲反對戰販爭取和平而鬥爭的人們的大會。

我們的大會不會在世界各國面前留下一個在蘇聯與美國之間，在歷史所詛咒其滅亡的一些政治與社會階層視爲希望的原子彈與像法國革命時的軍隊一般是進步力量的蘇聯軍隊之間有所抉擇的僵局，要做那樣的抉擇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在戰爭，我們已經認爲和平鬥爭失敗。

這次大會放在全世界人們面前的是在和平與集體安全政策與戰爭和虛偽安全政策建立軍備政策之間的一種抉擇。後者也就是策動大西洋公約的人們與政府的政策。目前和平的危機主要是由於過去兩年間全世界反動的，保守的與牧師的一派破壞雅爾達、波茨坦協定與聯合國機構有計劃的努力造成，聯合國機構雖然有它許多缺點與失敗，代表過，而且代表着一種要確保和平與國際合作的不移的努力。

有人說過，雅爾達與波茨坦協定，將世界分成兩個勢力範圍。這是不確的，今天雅爾達與波茨坦協定在我們看來是兩個世界，兩個政治與社會制度間的妥協，旨在尊重由反納粹戰爭帶來的境況

並設法恢復與鞏固所有國家的團結的。舊金山憲章與聯合國機構的成立是結束戰爭與準備和平建設歐洲與世界的開頭幾步。

聯合國機構並不完善，不過它雖有目前這些危機，代表過，而且代表着無須弱小者對強大者順從而各民族與各國家的集體生活可資安排的方法。目前必須進行的是發展國際團結精神，而且最主要是按聯合國憲章所希望的加強經濟與社會理事會。

可是，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在聯合國機構之內的一切策劃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努力都遭受故意的破壞，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正被破壞。早已從一九四七年一月開始的這種一貫破壞都旨在形成目前這種局勢，從而宣示在聯合國機構之內成立的經濟工具已證明沒有效力，並用來作為目前分裂歐洲與世界的政策，使西歐臣屬於美國政策與利益有了一個藉口。

所有我們在這次大會上的人都目覩過早在大西洋憲章以前一階段一階段進行過的反聯合國的顛覆工作。早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們揭露過杜魯門主義的用意，指出它旨在反對在勝利開始時建立的團結。

由於杜魯門主義的出現，美國已放棄它歷時頗久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可追溯到美國對『神聖同盟』的反對，並係建立在歐洲對美洲事務不加干涉的原則上的。

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邏輯的發展，它不是一個協助歐洲建設與世界團結的工具，而是分裂歐洲並使歐洲臣屬於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工具。馬歇爾計劃實在破壞了所有使聯合國機構具有積極價值的努力。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決不是令歐洲重新自立，並確保所有國家的自由合作，而是分裂歐洲與世界並從而使美國更易於建立對世界的統治。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不魯塞爾公約，它是戰後歐洲第一個軍事工具，可是這次它並不是公開針對德國納粹主義復活，而是反對蘇聯的一個工具。換句話說，它是反對一個以如在斯大林格勒那樣的英勇犧牲獲致局

勢截然轉變的人民的一個工具。

南尼向代表們提到斯大林格勒一役的勝利在所有民主國家間引起的擊敗法西斯主義的熱情與決心一點。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言家邱吉爾先生應該知道，沒有蘇聯決定性的援助，英國雖有一切的犧牲，也決不能獲得大戰的勝利的。

大家確斷不魯塞爾公約是不再制止德國希特勒主義復活，同時是反對在反納粹戰爭中蘇聯這一盟邦的一種政策的第一幕。

如果今天有人爲了說明或解釋大西洋公約，宣稱蘇聯與東歐國家締結若干協定也意味一種對西歐與美國的威脅的話，那末這是一種無恥的謊話，一種明知人民不會相信它的謊話。

真相是不魯塞爾公約是旨在打破戰場上所創立的團結的第一步。它是締結大西洋公約的預備步驟。邱吉爾先生曾在波士頓說過他沒有扼殺蘇聯的革命，感到遺憾，事實上他指出了大西洋公約的目的，以及導致大西洋公約的政策之真正實質。

南尼又談到大西洋公約締結之後歐洲與全世界所將進行的政策，他說，事實上，我們反對仇恨與恐懼在歷史所決定的條件下完成革命的人民的各種表示，對於這種革命唯一民主的態度是沒有人有權干與這些國家的內政。如果一定要找一下大西洋公約所代表的事物的政治，社會與思想的解釋的話，那末只須指出大戰以後爲時不過四年，那些與希特勒墨索里尼作戰的人們已借用了希特勒法西斯宣傳的惡毒口號，而且一再重複過去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最低卑的言辭，即反共與反蘇的叫囂。

似乎歐洲的命運又將由德國來決定，這德國是並沒有消除納粹化，而相反在新的口號之下，恢復了希特勒的計劃，旨在窒息所有在西歐與東歐具有民主，社會與人民性格的運動。

大西洋公約爲歐洲以至於世界所有人民面前放下了爲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九年間渡過危機的人

們所從未解決過的最嚴重的問題。

我應該特別強調大西洋公約第三、四兩條對全世界的威脅。

大西洋公約第三條所預示的軍備競賽正是目前威脅世界和平的最大的危險。

大西洋公約第四條意味着最卑劣的原則之一的勝利，明言之，就是干涉歐洲以至於其他地方別個國家內政的原則。

一九四九年的『神聖同盟』盜用了十九世紀神聖同盟的原則。也許在作這種歷史的比擬時我們可以找到某種信心的來源，因為雖有一切，梅特涅的奧地利並沒有能擊敗自由主義與民族革命。同樣一九四九年的神聖同盟決不能阻止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獨立。

有人說條文可以有許多種解釋，但是必須說明的是指導大西洋公約的一羣人中最負責的一些人，——而第一個可以作例的是美國國務院的幾個首長——已把說明大西洋公約的目的當作他們的事情了。

當他們說到保衛一國的政治獨立時，他們並沒有想到外面促成的革命，只想到由人民民主意願中產生的革命。它不是一種理論上的威脅。希臘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以一切方法，包括最兇殘的壓制在內，防止希臘人民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精神再生的意圖的生動例證。

意大利是另一個有意義的事例。

由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六年初，我渡過意大利由英美佔領的時期，因而我們知道佔領當局如何使用各種方法改變意大利的政治力量，如何贊成古老保守與教會資本家階級勢力的恢復，消除我們人民的民主勝利的可能性。

南尼舉一九四八大選作為政治干涉的一個例子，繼續說道：這是資本家們新的神聖同盟用以干涉我國內政的方法。這也就是大西洋公約第四條的意義：在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回復公開的

與暗中的無限制專制的惡毒機器。

我們世界和平大會因此要面向這兩種威脅，軍備競爭與旨在窒息民主，社會與進步力量的干涉。

我們將怎樣對付呢？我們必須再度宣佈我們在這種鬥爭中最好的武器是團結，人民反對專制的團結。爲了防止大西洋公約國家政府履行所担负的義務，並使公約成爲一團廢紙，每一個國家必須由內部團結起來。大會必須將所有大西洋公約所威脅的人民與所有抱有使內部生產關係產生和平轉變並形成新的社會的希望而受到威脅的人民的團結實現。

我們在今後若干週與若干月內的任務是在人民之間重新建立一種氣氛，以便強迫他們的政府放棄大西洋公約的政策，並回復足以單獨確保世界一個和平的將來的一些原則，即團結與不分離的和平與集體安全原則。

我所希望這次大會通過的具體建議之一是永久委員會的設立，它將是人民給簽訂大西洋公約各政府的一個答復。我希望並相信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永久性組織，爲各會員國努力聯結不倦地進行共同工作的和平力量以充分的活動自由與機動權。

正像和平大會是人民給大西洋公約的簽字一個答復一樣，永久委員會將構成一個旨在決定我們應付世界和平，人民的獨立，國家主權，主要是小國主權的未來威脅的一個政治工具。

我認爲，如果我們在這次大會中對所有希望不顧一切防止一次新戰爭的人們伸出友愛的手，我們當能實現我們目前的任務。

我認爲，我們應該說明，這隻手是以友愛的姿態伸展着，它只在一種情形之下會握成具有威力的拳頭。如果我們要求和平與團結的呼籲被忽視，而大西洋公約的作者們着手進行一次新的戰爭，這種情形勢必發生，屆時對於新的戰爭，全世界的人民將起來反對那些戰爭販子。